

译文经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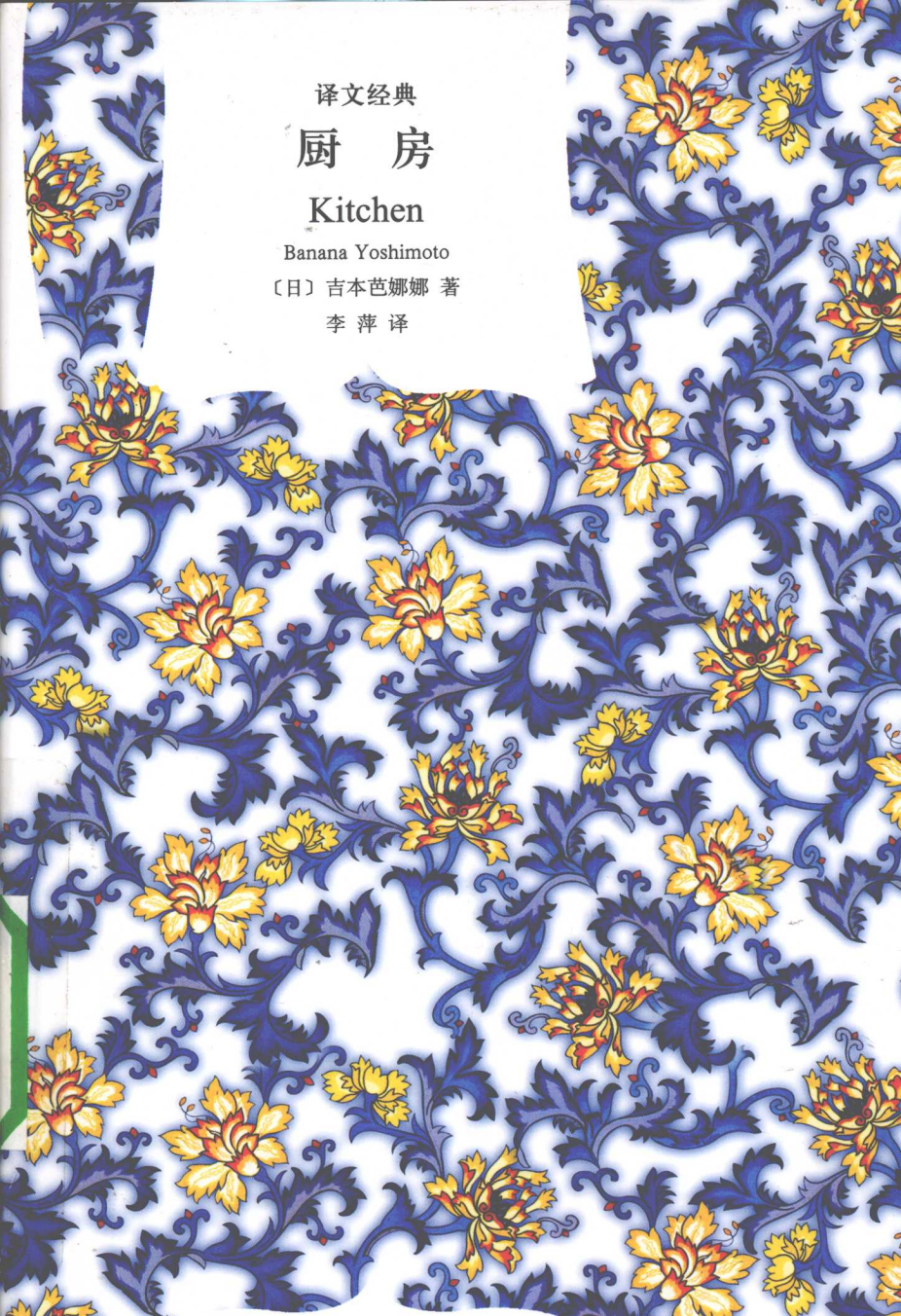
厨 房

Kitchen

Banana Yoshimoto

〔日〕吉本芭娜娜 著

李 萍 译



译文经典

厨 房

Kitchen

Banana Yoshimoto

〔日〕吉本芭娜娜 著

李 萍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厨房/(口)吉本芭娜娜著;李萍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9. 10
(译文经典)
ISBN 978-7-5327-4899-0

I. 厨… II. ①吉… 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64309 号

Banana Yoshimoto

KITCHEN

Copyright © 1988 by Banana Yoshimoto
Original Japanese paperback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Co., Ltd.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 09-2003-353 号

厨房

[日]吉本芭娜娜 著 李萍 译
责任编辑/姚东敏 装帧设计/张志全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5 插页 5 字数 64,000

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-10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4899-0/I·2740

定价: 22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 T: 021-56401196

目 录

厨房.....	001
满月——厨房 II.....	059
月影.....	143
后来的事——文库版后记.....	199

厨房



这个世界上，我想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厨房。

无论它在哪里，式样如何，只要是厨房、是做饭的地方，我就不会感到难过。可能的话，最好功能齐备、使用方便，备有好多块干爽整洁的抹布，还有洁白的瓷砖熠熠生辉。

即便是一间邋遢得不行的厨房，我也难抑喜爱之情。

即使地面散落着碎菜屑、邋遢到能把拖鞋底磨得黑乎乎的，只要异常宽敞就可以。里面摆放一台巨大的冰箱，塞满足够度过一个冬天的食物，我倚在银色的冰箱门边，目光越过溅满油渍的灶台、生锈的菜刀，蓦然抬头，窗外星星在寂寥地闪烁。

剩下了我和厨房。这总归略胜于认为天地间只剩下我孤单一人。

委实疲惫不堪的时候，我常常出神地想：什么时候死亡降临了，我希望是在厨房里结束呼吸。无论是孤身一人死在严寒中，还是在他人的陪伴下温暖地死去，我都想无所畏惧地直面以对。只要是在厨房里就好。

在被田边家收留之前，我每天都睡在厨房里。

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都难以入眠。因此，我搬出卧室，不断在家中寻找更舒适的场所。直到一天清晨，我发现在冰箱旁睡得最安稳。

我，樱井美影，父母双双早逝，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。上中学的时候，爷爷去世了，只剩下我和奶奶两个人相依为命。

几天前，奶奶竟也离我而去，这给了我一记重创。

这些曾活生生存在过的家人，一个一个消失在岁月里，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这世上。一想到这些，就会觉得眼

前存在的一切，都是如此虚幻缥缈。这所房子，我生于此长于此，而时间这样无情地流走，如今竟只有我一人了。这念头不断折磨着我。

简直就像一部科幻小说。我进入了宇宙黑洞。

葬礼过后的三天时间，我一直处在浑浑噩噩之中。

过度悲伤使我的泪水干涸，轻柔的倦意和着悲哀，悄悄向我袭来。厨房里闪着寂静的微光。我铺好褥子，像漫画里的莱纳斯那样，紧紧裹着毛毯睡下。冰箱发出的微微声响陪伴着我，使我免受孤独煎熬。我就这样度过了静谧的长夜，清晨来临了。

我只想睡在星光下。

我想在晨光中醒来。

其余的一切，都从我身边悄然滑过，了无痕迹。

可是！我没法一直这样下去。现实是残酷的。

尽管奶奶给我留了些钱，但这所房子一个人住还是太大、太贵了。我不得不另觅住处。

无奈，我买来房屋租赁方面的报刊翻看，可是上面密密麻麻登载着的那些房子，看起来都一模一样，看得我头昏脑涨。搬家可不是省心事，需要体力啊。

而我由于精神萎靡不振，又没日没夜地睡在厨房的缘故，弄得全身关节酸痛，对任何事都是抱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。这样的我，又如何能让大脑恢复正常运转，去看房、去搬运行李、去移电话线呢！

面对眼前罗列的这一大堆麻烦，我陷入绝望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。而正在这时，天上掉下了馅饼，奇迹悄然而至。那个午后发生的事，我仍然历历在目。

“叮咚！”门铃突然响了。

那是一个半阴的春日的午后。我冷眼看着满地的房屋广告，满心厌烦。我想反正都是要搬家的，索性着手把报刊用绳子捆扎起来。听到门铃声，我穿着睡衣似的衣服慌乱地跑过去，然后不假思索地开锁开门（幸亏不是打劫的）。站在那里的是田边雄一。

“前几天给你添麻烦了。”我说。

他比我小一岁，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，葬礼的时候帮了我很多忙。听说跟我是同一所大学的，不过我现在已经休学了。

“不用客气，”他说，“住的地方定了没？”

“还早着呢。”我笑笑。

“我想也是。”

“进来喝杯茶吧。”

他笑了笑说：“不了，我还有急事，只是顺便过来告诉你，我和我妈商量好了，你到我们家来住，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今晚七点先来我家一趟吧。这是地图。”

“噢。”我茫然地接过便条。

“那就说好了。我和妈妈都盼望着美影你来呢。”

他笑起来，就站在我熟悉的玄关处，笑容是那么灿烂。而他的双眸也仿佛因此一下子变得距离我那么近，使我无法

挪动视线。可能也是因为突然听到有人直呼我的名字的缘故吧。

“……那到时就打扰了。”

说严重点，可能我是着了魔吧。可是，他的态度那么“酷”，使我信了他。也如同着魔的人一样，我眼前的黑暗中出现了一条大道，一条光芒四射的确确实实的光明之路。于是，我做了这样的答复。

他说声再见，笑着离开了。

在奶奶的葬礼之前，可以说我并不认识他。直到葬礼那天，田边雄一突然出现的时候，我当真还在暗自心想，他不会是奶奶的情人吧。上香的时候，他闭着哭肿的眼睛，手发颤，而一抬头看到奶奶的遗像，泪珠就扑簌簌落下来。

他看起来是那么悲伤，都不禁使我暗自惭愧，自己对奶奶的爱是不是还不及眼前的这个人？

上完香，他用手帕捂着脸，对我说：“让我来帮帮忙吧。”

就这样，之后很多事都是他来帮我料理的。

田边、雄一。

奶奶什么时候提起过这个名字呢？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回忆起来。大脑真是乱得一团糟。

他在奶奶常去的花店打工。记得奶奶常常说起花店里有个可爱的男孩，叫田边，今天又怎么怎么了之类的话。奶奶很喜欢插花，厨房里没断过鲜花。她每周至少去两次花店。说起来，我还记得有一次他抱着一大棵盆栽，步行跟在奶奶身后到过我家。

他四肢修长，容貌俊秀。虽然并不清楚他的底细，可印象中好像常见他热心地在花店里忙碌着。不过，即便在对他稍有些了解之后，不知为什么，他给我的“冷冷的”印象也没有改变。不管言行举止怎样温和友善，他始终给人一种遗世独立的感觉。就是说，我跟他的关系仅止于此，可以说毫无瓜葛。

晚上下起了雨。暖雨淅淅沥沥，笼罩着街市，我拿着地图，走在雨雾迷蒙的春夜里。

田边家住的大厦和我家正好隔着一个中央公园。穿过公园，夜色中绿叶绿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被雨打湿的小路反射着彩虹般的光芒，我吧嗒吧嗒从上面走过。

说实话，我去田边家，只是因为他叫我去，其他的什么，我根本没有考虑过。

他家就在那座高楼里，是十楼。我抬头仰望，十楼那么高，那里看到的夜景想必很美吧。

走出电梯，楼道里回荡着我的脚步声。我刚按响门铃，门一下子开了，雄一出现在门口，对我说：“请进。”

我说声打扰，走了进去。这房子真是很奇特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巨大的沙发，摆放在与厨房相连的客厅里。它就那样摆着，背对宽敞的厨房里的食品橱，前面既没放茶几，也没铺地毯。驼色的布艺沙发套，非常气派，就像常常出现在广告里的那种，一大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电视，旁边趴着一条日本没法养的大狗。

透视得到阳台的大玻璃窗前，摆满了一盆盆一罐罐花草，简直像是热带丛林。细看看，家里到处是花，每个角落

都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花瓶，里面装饰着时令鲜花。

“我妈说她一会儿就会抽空从店里回来，你先随便看看。要我做向导吗？你喜欢从哪儿做判断？”雄一一边泡着茶一边说。

“判断什么？”我在柔软舒适的沙发里坐下，问道。

“家庭、住户的喜好。不是常说看看厕所就会明白之类的吗？”他淡淡地笑着，慢条斯理地做着解释。

“厨房。”

“厨房在这里，随便看啊。”

我绕到正在冲茶的雄一身后，仔细观察起他家的厨房来。

地板上铺着的门垫质感不错，雄一脚上穿着的拖鞋质地优良。一切日常所需的最完备的厨房用品整整齐齐地排放在那里，还有和我们家里一样也是银石涂层的平底煎锅和德国产的削皮器。奶奶爱偷懒，皮剥得轻松顺畅她就很高兴。

在小荧光灯的照射下，餐具像在静待着出场，玻璃杯闪闪发光。一眼看上去杂乱无章，可细看起来却全是精品。每

件都有独特的用途，有吃盖浇饭用的，有吃烤菜用的，还有硕大的盘子、带盖的啤酒杯……感觉真好。得到雄一的允许，我打开了小冰箱，里面东西整齐有序，没有什么是随手塞进去的。

我不住点着头，四下看着。这个厨房，我第一眼就深深地爱上了它。

回到沙发坐下，热茶已经泡好了。

一旦来到这个几乎完全陌生的家，面对之前并不熟识的人，我不觉生出无尽的天涯孤独客的感伤来。

被雨包裹的夜景慢慢渗透进黑暗里，抬起头，眼睛迎上映在大面玻璃中的自己。

我在世上已经没有亲人了，去哪里、做什么，都有了可能，这种感觉是多么痛快淋漓啊。

世界如此地广袤无崖，黑暗如此地深邃，给我带来漫无边际的幻想与孤寂。这种情感，我也是最近才刚刚伸手触摸，睁眼细瞧。在这以前，我是闭着一只眼睛在看世界啊。

“为什么要叫我来呢？”我问他。

“我想你正在为难吧，”他眯起眼，亲切地说，“你奶奶一直很疼我，而我家，你也看到了，有这么多地方闲着，再说，你那儿也得搬出去吧。”

“嗯，房东好心，让我可以拖些日子。”

“所以，就搬过来嘛。”他一副理所当然的神情。

他的这种既不过分热情、也不过分冷淡的态度，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异常地温暖。我有种莫名的感动，忍不住想哭。就在这时，门“喀啦啦”地开了，一个美极的妇人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。

我吃了一惊，不禁睁大了眼睛。她虽说有些年纪了，可的确非常美丽。看她的穿着，并不是生活中常见的服饰，又画着浓妆，我立刻明白了，她肯定是做夜晚生意的。

“这就是樱井美影。”雄一介绍说。

她呼呼喘着气，笑着说：“初次见面。我是雄一的母亲，叫惠理子。”声音略带沙哑。

这就是他的母亲？我惊讶至极，盯住她看。她有着一头